



抢着买单

□ 莫如栋



绘图 雅琦

上周末,我正在家里批改作业,突然听到敲门声。

我打开门,只见一个铁塔似的男人堵在我面前,他只望着我笑,却不出声。我惊得连退几步,天啊,这不是我大学的死党魏大勇吗?多年不见,这家伙除了“中部崛起”外,模样没怎么变,爱搞恶作剧的性格更没变。

一阵寒暄后,我才得知大勇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,如今在某重要经济部门身居要职。

午饭时间,我提出找个地方给他接风洗尘。大勇毫不推辞:“好啊,看来你要尽地主之谊了。”

我说:“应该的。”

到了楼下,大勇的专职司机老王就候在小车边。我让老王送我们一家三口和大勇去悦宾楼酒店——这是本地最好的酒店,平时路过我都不敢朝里看。

到了悦宾楼酒店门口,大勇只看了一眼便说:“我听说你们县城有个帝豪大酒店,那儿的菜烧得不错,离这儿也就半个钟头的车程,要不去尝尝?”

我听了心里一惊,勉强附和:“行啊……咱兄弟难得一聚……”

在酒店包间里坐定后,我请大勇点菜,他也不客气,叫来经理吩咐道:“今天我兄弟要款待我,这样吧,把你们这儿最好的特色菜、招牌菜全上,酒要最好的。”

不一会儿,四个大人一个小孩的酒席,好酒好菜摆了满满一桌。不用

问价钱,光听那些“贵妃洗头”“猴子捞月”等稀奇古怪的菜名,我就知道几个月的工资也抵不住。我暗暗叫苦,干脆把心一横,海吃海喝起来,没多久就醉得不省人事了。

第二天一早醒来,我赶紧问老婆:“买单你花了多少钱?”

老婆说:“一分钱没花。”

“什么,你没买单?”我有些生气,“贵是贵了点儿,但也不能叫客人买单吧?你怎么……”

老婆说:“放心吧,不是你同学买单,也不是我不买单,确实轮不到我。”

我有些糊涂:“不会吧,我请客别人买单?!那会是谁?”

“具体是谁,我也不清楚。我当时正准备买单,就见老王在服务台旁打了几个电话,接着有人抢着买了单。”老婆说,“后来老王告诉我,有人买单了,我问是谁,老王笑着说‘反正轮不到你!’”

下棋

□ 孟宪朋

李局由于工作压力大,患上了神经衰弱症,上级领导特批他在家休养一个月。开始时他还觉得在家休养一个月,薪水照拿,挺舒服的,可日子久了,他见没有人来登门,便觉得很寂寞。

那天,李局老婆上街购物去了,他忽然想下棋,却找不到对手。他灵机一动:何不与自己下一盘?他把棋桌搬到穿衣镜前,摆好棋子,指着镜子里的自己说:“红先黑后,我开局了!当头炮!”然后他跑到另一边:“把马跳!你可得让着我啊!”

这样跑来跑去,时间一长,他觉得累,干脆坐了下来。下了十几步棋后,他居然被“对方”将军了。他脸一沉说:“你怎么能将我的军呢?我大小也是个局长啊!”“对方”也不甘示弱:“别忘了,我也是局长,你那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!”李局软了下来:“给点儿面子行吗?让我缓一步棋。”“对方”问:“有什么好处?”李局想了想说:“前两天给我老妈过生日,收了5万元礼金,我给你2万元!”“才2万元?少说也得3万元,否则免谈!”李局没办法,一咬牙答应了。

缓了一步棋后,李局不敢大意,稳扎稳打地走,终于将了“对方”一

军。他得意地指着镜子里的人说:“你输了吧,哈哈……”“对方”羞愧地说:“给点儿面子,让我也缓一步棋吧,这样才公平。”李局说:“你给我什么好处?”“对方”想了想说:“刘镇长想调动工作,我帮他办了,他给了我10万元好处费。我给你3万元怎么样?”李局一笑:“你太抠门了,那3万元还不是我的吗?少说也得5万元!”“对方”犹豫片刻,还是点头答应了。李局狡猾地说:“不算那3万元啊!”“对方”很气愤:没见过这么贪的,8万元就8万元吧,反正肥水没流外人田。

走着走着,棋局大变,李局一时大意,又被“对方”将军了。他陪着笑脸:“缓一步吧?”“对方”说:“不行,你输了,这局完了!”李局说:“我下棋从没输过,你必须让我赢!”“对方”也不怕他:“我也没输过,你也得让我赢!”李局只好说:“好吧,刘乡长犯了点事儿,让我摆平。20万元好处费,我给你一半!”“对方”不同意:“不行,我要12万元。”李局有些气愤:“咱俩级别一样,跟你平分,你还不愿意,别怪我跟你翻脸,我可不是吃素的!”“对方”也不怕:“我黑白两道都有人,有本事你就来!”

李局哪吃过这亏,看镜子里的人

还朝自己瞪眼,火气就上来了:“信不信我现在抽你?!”镜子里的人仍恶狠狠地瞪着他。李局扬起手狠狠地打了过去,没打中,“对方”也跟他学。李局又狠狠地朝“对方”的左脸打了一巴掌,镜子里的人急忙用手捂住脸,挥右手打了李局一个耳光。李局愤怒了,朝“对方”的鼻子打去,自己的鼻子却流血了。他又挥拳打“对方”的眼睛,立刻觉得自己的眼睛剧疼。他咆哮着,一头向“对方”撞去,啪啦一声,穿衣镜碎了,他失去了知觉……

李局醒来时,老婆含泪说:“你可醒了,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?”旁边还有两个民警,其中一个问:“您平时有什么仇家?您记不记得‘对方’的外貌,他们有几个人?”李局喃喃地说:“我自己打的……”大家都愣住了。

医生说:“病人头部受重创,可能有短暂的失忆,让他休息一下吧!”李局老婆急忙对警察说:“你们问我吧,我什么都知道……”

案件查着查着,公安局、检察院、纪检委的人先后都来了。后来传出消息,李局出院了。局长就是有派头,出院还有专车接,警察保护。只是从那以后,再也没有人见到专车把他送回来。

□ 其实

考试

局里要组织参加市里的计算机知识考试,听说这次的考试成绩可以算作评定职称的依据,大家都跃跃欲试,算来算去,只有郝局长和小奥报了名。

郝局长要评高级职称了,小奥正好该评中级职称。

快到考试时,郝局长转到我们办公室,突然对我说:“这次考试我不去了,年纪大了,电脑也玩不转,你去吧,年轻人嘛,提前拿个证也不是坏事。”说完,他还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小奥朝这边望了一下,冲我笑了笑,有些尴尬。

我心里一阵激动:先不论拿不拿证,关键是领导能想到我,就够我激动的了。郝局长真不错。

我和小奥去参加了考试。这种考试对我这种网虫来说就是小菜一碟,我顺利过关。

一个月后,我接到了领证通知。我和小奥都过关了。我心里一阵欣喜,总算没有辜负领导的“照顾”。

后来,我在无意中翻开小奥的那本证书,见里面姓名一栏赫然填着:郝某某。我脑袋嗡的一下,幡然醒悟过来,悔恨得直拍自己的头。

半年后,小奥被提拔为我们科的副科长。

□ 赵理

唯书是瞻

李老师平生无他好,唯嗜书如痴,凡事皆先观书而后为之,还美其名曰“理论指导实践”。

其妻见邻里炒股暴富,遂逼其下股海淘金。李老师曰:“何难。”至书市,购回《炒股就这几招》,次日,李老师携书提款昂然而入股市,每买每卖必先翻书寻理论根据。岂料股市瞬息万变,数月下来,其老本赔光矣。

其妻怒,叱之如土狗,犹不解恨,怒归娘家,放言休夫。李老师不得其解,又急入书市,购回《妇女心理大全》,独坐空房,苦研之。